

江山若卿

凤朝歌

醉步溪月著

JIANGSHAN RUO QING 卷(三)

操纵众生命运的那只翻云覆雨手，
到底是她还是天？
历经沧海桑田，
又是谁仍痴痴等候？



醉步溪月著

JIANGSHAN RUO QING 卷(11)

江上若卿
凤朝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山若卿·凤朝歌 / 醉步溪月 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91-6498-4

I . ①江… II . ①醉…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0333号

江山若卿·凤朝歌 / 醉步溪月 著

策划出品 陈丽娥

责任编辑 贾 琼 王 军

特约编辑 苏丽霞

美术编辑 彭 蕾

装帧设计 安宁书装

封面绘图 钱 妤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8mm×235mm 1/16

印 张 18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391-6498-4

定 价 23.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82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0791-86512056)

卷一
江山若御
凤朝歌

第一章
周而复始

第二章
四面楚歌

第三章
临阵易将

第四章
出奇制胜（上）

第五章
出奇制胜（下）

第六章
乘胜追击（上）

第七章
乘胜追击（下）

第八章
直捣黄龙

第九章
兵临城下（上）

第十章
兵临城下（下）

第十一章
相持不下

第十二章
近乡情怯

第十三章
失不复得

目 录

- 第十四章 093
走漏风声
- 第十五章 099
稷山惊变（上）
- 第十六章 106
稷山惊变（下）
- 第十七章 113
君临大楚
- 第十八章 120
平分秋色（上）
- 第十九章 130
平分秋色（下）
- 第二十章 134
生死存亡
- 第二十一章 146
釜底抽薪（上）
- 第二十二章 152
釜底抽薪（下）
- 第二十三章 158
天灾人祸
- 第二十四章 162
软玉温香
- 第二十五章 173
山寺桃花（上）
- 第二十六章 180
山寺桃花（下）

- 187 第二十七章 187
处心积虑（上）
- 195 第二十八章 195
处心积虑（下）
- 201 第二十九章 201
死生契阔
- 211 第三十章 211
妙手回春（上）
- 222 第三十一章 222
妙手回春（下）
- 232 第三十二章 232
久别重逢
- 243 第三十三章 243
夜色如墨
- 252 第三十四章 252
杀机重重
- 264 第三十五章 264
一字之差
- 271 尾声 271
大漠风沙起
- 278 番外 278
风十八的苦恼

操纵众生命运的那只翻云覆雨手，
到底是她还是天？
历经沧海桑田，又是谁仍痴痴等候？



第一章 周而复始

江山若卿

卷三
凤朝歌

002

萧珉为求自保，设计使得王华溢被捕。

如今，王华溢于后日正午要被凌迟处死的消息传遍了穆都的大街小巷。

王华溢身中剧毒已经是必死无疑，但是穆王还没有找到小怜，不能让他就此死去，于是罗列了一堆莫须有的罪名，要将他凌迟处死，实际上是希望能借此引出小怜。

无锋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萧珉，也告知了穆王的意图。

萧珉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守着小怜。

一天一夜后，她走出来，无锋发现她的神情变得十分冷漠。

萧珉看着无锋，轻声问道：“你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不是吗？”

无锋沉默不语。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萧珉再也别想脱离是非圈，她的一生都要像小怜现在这样被热衷于权势天下的人争夺。

萧珉看着无锋，沉静地说道：“你可以禀报逍遙王，这是大功一件，或许你已经禀告过了。”

无锋眼中一痛。这个消息他没说，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想忠诚于王爷，但也不想出卖她，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做到对两个人都问心无愧。

可是，萧珉已经不再信任他了吧。

他略微沉默了一下，说道：“最近事情较多，卑职还没有将这件事情禀报王爷。”

萧珉怔了一下，随即说道：“这个消息很重要，你赶快禀报给王爷吧。”

只有燕前尘认识到她的重要性，她才能和他谈条件。

无锋身子一震。

萧珉继续说道：“我想要见王爷。”

逍遙王，萧珉眼前出现燕前尘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一副永远云淡风轻神情，她感激这个男人，也恨这个男人，也怕这个男人。



但是现在的难题，只有这个男人才能帮助她解决。
无锋低下头去。她要见王爷，她已经放弃了隐居的决定。
他觉得心里沉沉的。
萧珉看着他，继续说道：“只是他现在不在穆国，恐怕不是我想见便能见到的。”
无锋轻声说道：“我会按照公主的吩咐禀报王爷。”
只是这一次他希望公主不能遂愿。

※ ※ ※

富丽堂皇的大厅，烛火摇曳，使厅中人投射在青砖地面上的影子都跟着摇晃起来。

燕前尘紧紧地盯着在他面前拜倒的萧珉，也禁不住心中激荡。
一两个月没见，她的容貌依然楚楚动人，只是清瘦了几分，那对向来明亮熠熠的眸子也变得冷硬起来。
他压抑住心情中的激动，说道：“玉儿，你赶快起来，我找你好久了。幸亏，我也逗留在穆都寻你，否则不知道要延迟多久才能见到你。”

燕前尘也一直留在穆都之中，无锋也是刚刚知道。
他用情报网络向燕前尘报告萧珉的近况，傍晚，燕前尘居然就出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也十分震惊，心中矛盾的心情竟然不知道是喜是悲。

萧珉抬头看燕前尘。
时间相隔不长，她再看燕前尘已经是两种心态，一施礼，恭敬地问道：“王爷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吧？”

燕前尘讶异于她的直接，却没有表露出来，轻轻点头。
萧珉继续说道：“既然如此，玉儿不再多言，直接说出想要拜托您之事。”
她的态度谦恭有礼，只是在两人之间筑起一道生疏的墙。
燕前尘曾经有几次暗自想象过萧珉死而复生，乍然重逢的情景。想到她可能会对他生气，却没想到是那种不着痕迹的冷淡，一时心中也有了涩味。
他却装作浑然未觉，一径笑着拉住萧珉的胳膊，将她按在身旁的椅子上。
那温润的手轻轻拉住她的胳膊，一种温暖传递到她身上。

萧珉身子微微一颤，向燕前尘客气地一笑，不着痕迹地挣脱开来。

燕前尘看着萧珉，白皙的脸上淡雅地笑着，“你不要那么严肃，有什么事不妨



直接对本王讲。”

无锋恭敬地退了出去，安静地守在门外。

月色如水，窗纸上映出两个人交谈的身影。

无锋痴痴地望着那两个身影，洁白的月光照在他身上，洒下了一层清冷的光辉。

※ ※ ※

艳阳高照，无情地炙烤着大地，炽热雪白的阳光刺得人眼前明晃晃的。

即使这样的大日头也没有阻止爱看热闹的穆都人将菜市街口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透不过气。

人们齐齐看向那个被吊在高台让烈日暴晒得奄奄一息的人。

那个人赤裸着上身被吊在高高的绞架上，旁边一个络腮胡子的刽子手持着一把尖刀利刃，磨得锋利锃亮，凶神恶煞地站着。

他的身上伤痕累累，有毒伤、刀伤，还有在穆都监狱里被严刑拷打的伤。

热得发毒的太阳光照在那些赤裸在外已经溃烂的伤口上，痛痒钻心。

如此折磨，让王华溢早就从昏迷中醒来。

他狠狠地咬紧牙关，嘴唇被咬出血，才能忍住想要发狂的举动，使自己保持沉默地面对这一切。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一张娴静如水、娇柔甜美的容颜。

她现在在哪里？应该已经脱离危险了吧。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小怜会出卖他，如果她想要出卖他，就不必在脱离险境之后又回来救他。

他想起她偏头说话的样子，不由得咧开嘴笑了。

那些围观的百姓，吃惊地看到那个受尽折磨的人，嘴角边溢出一丝幸福的笑意，难以置信地指着他，说道：“快看，那个人笑了，他快要死了，还笑，莫非是疯了。”

萧珉混在人群中，一直神色复杂地盯着王华溢。

看到他忘我的笑意，是谁能让他在此时此刻还保持着笑容，她随即想起小怜，禁不住轻轻一怔，垂下了眼眸。

阳光越来越烈，炙热的烈焰下，围观的百姓逐渐不耐烦地骚动起来，叫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行刑不？”

监斩官看看日头，问着旁边的下属：“什么时辰了。”

下属躬身回答：“禀报大人，已经到了午时三刻。”

监斩官点点头，将令牌向地面上一掷，扬声说道：“行刑。”

高台上一面红漆大鼓被敲响三下，监斩官下面的一干衙役齐声喊道：“行刑。”

王华溢闭着眼睛，脑海里想着小怜，对这声声喊话置若罔闻。

刽子手看了一眼王华溢，向两只手心里唾了一口唾沫，搓搓手，手持尖刀利刃便向王华溢咽喉刺去。

后唐的凌迟刑中，刽子手第一刀必先剜去受刑者的咽喉，防止其受刑时撕心裂肺的叫喊。

刽子手的尖刀在烈日下闪着森冷的寒光，周围空气都仿佛因此寒冷起来。

四周的百姓熙熙嚷嚷着向前挤。

一个母亲捂住了孩子的眼睛。

刽子手一手按住王华溢的胸膛，一手持刀向王华溢的咽喉刺去。

银光一闪，人群中疾射出一枚细小的暗器，先打中刽子手的利刃，哐当一声，刀掉在地上。

那枚细小的暗器却又借反弹撞击之力，回射入惊慌失措的刽子手裸露的胸膛中。

一串鲜红的血花从刽子手胸膛爆起，他扑通一声向后摔倒。

人群汹涌起来，有人叫道：“有人劫法场了，快逃啊。”

声音未落，人群中跃出十几名蒙面人，冲向吊着王华溢的高台。

王华溢猛地睁开眼睛，他目光炯炯看向骚乱的人群，却意外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孔，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怎么会在这里？难道担心穆王杀不死他，特地来送他一程？

食指粗的麻绳紧紧地绑住他，他拼命挣扎着，不管怎样，如果他能趁乱跑出去，留得一命，就有机会完成他想做的事。

监斩官乍见人群中跃出十几名蒙面人，心中一震，喊道：“来人，捉住他们。”

穆王安排这次行刑的目的，就是为了引来画中美女，这群人不顾安危来救王华溢，肯定和画中美女脱不了干系。

十几名蒙面人刚一冲向高台，就被守卫高台的穆国士兵团团围住。

他们没有丝毫迟疑，眼神中一丝不惧，手中长剑舞得虎虎生风，杀人如切菜一般利落，眨眼间围住他们的穆国士兵已经倒了一片。

两边的街道突然出现盔甲整齐的大队人马，正是穆王命令提前埋伏好要捉拿劫



法场之人的军队。

人群汹涌，向着街道两边涌去，军队不能屠戮穆国百姓，便被他们冲散了队形。

萧珉夹杂在人群中，看着提前假扮成穆国百姓，此刻在人群中造成混乱，带着百姓冲散穆国军队的无锋等人。

时间等不及了，这种混乱能争取到的时间只有一会儿。

一旦百姓散去，穆国军队和逍遥王的手下直接对敌，以众凌寡对他们十分不利。

那十几名蒙面高手武功虽高，遇到的阻力也十分大，一直接近不了王华溢。

萧珉看看高台，向那里冲过去。

她冲上高台，刚要接近王华溢时，几名穆国士兵手持钢刀向她砍了过来。

她轻轻闪过，抬手对准那几名士兵，十几支连环弩成品字形射了出去，在几名穆国士兵的胸口爆出一连串的血花。

萧珉顾不上他们，几步奔到王华溢的身边。

捡起穆国士兵丢在地上的钢刀，割破了捆绑王华溢的绳索。

王华溢看着她，费力地问道：“怎么是你？”

萧珉沉默不语，三两下将王华溢身上的绳子拆开，过去搀扶他赶快离开此地。

王华溢浑身无力，挣不过萧珉，却不肯配合她顺着她的力道走，冷声说道：“你这个女人有什么居心？”

萧珉不理他，可是他更为执拗。

萧珉心情也十分复杂，说道：“你不是想报仇吗？不留着你的命怎么报仇？还有今天这些人都是为你而来，你若死了，他们真是白白辛苦。”

两人说着，那十几名高手已经纷纷挂彩，穆国士兵武功虽然不如他们，却是人多势众，不吝惜生命，小小的高台上下，片刻之间已经躺满了尸体。

王华溢终于肯将身体重量压在萧珉的身上，嘴里却说道：“就算你救我，我也不会忘记仇恨。”

萧珉冷声说道：“悉听尊便。”

她搀扶着王华溢走到高台边，离地面有一两丈高，她一个人尚且能勉强上来，如今带着王华溢却是没有办法。尤其是王华溢现在的身体，只怕已经不起一摔。

她正犹豫间，身后涌过来几名穆国士兵，手持利刃向他们砍过来。

萧珉的连环弩已经用完，只能一手持着钢刀去应对。

只是她力气太小，钢刀与穆国士兵的钢刀一碰，虎口发麻，兵器脱手而出。



王华溢侧眼看她，心中一时涌起难言的情绪，不知道希望她能成功救出自己，还是和自己一起死在这里，就此也算报了仇。

萧珉兵器脱手，对面的穆国士兵十分得意，立刻抽刀再向他们身上砍来。

萧珉眼看着身后的高台，想也不想，带着王华溢向下跳去。

却迟迟没有摔落在地的疼痛感，空中似乎有一个柔和的力道护住他们，让他们稳稳落在地上。

萧珉抬眼望去，不远处，燕前尘微笑望着她，长袍舒卷，刚才定然是他助他们一臂之力。

他独自站在人群中，并不参与争斗，却也没有人能接近他的身边。

他就那样笑了一下，随即隐入人群中不见。

萧珉心头雪亮，燕前尘是不会加入厮杀中的。

他之所以不现身去救王华溢，只为了把这个天大的人情留给自己。

只是，她苦笑一下，王华溢是绝对不会领她的情。

她不去想那么多，看到不远处有拴在柱子上的高头大马，那是他们提前准备好的，专为救到王华溢的人撤退用。

她拉着王华溢走到马旁，冷声问他：“你还行吗？”

王华溢冷哼一声，拉住缰绳，踩住马镫，一下子翻身上马。

他用力过大，刚刚坐稳，身上的伤口绽开，疼得他冒了满头冷汗。

萧珉瞥他一眼，不发一言，也跃上马匹，坐在王华溢的身后。

王华溢的弱者之姿如此明显，心生懊恼。

萧珉不理会他的心情，一抖缰绳，向着城外冲去。

两人骑着马绝尘而去，穆国官兵立刻奋马直追。

萧珉拼命抽动马鞭，间歇时张皇地向后望去，远处一阵马匹的嘶喊，穆国士兵的战马纷纷倒地，那是追击他们的穆国士兵受到攻击。

随即远远有一骑尾随而来，风驰电掣的马匹上，端坐着温润如玉的一个人，淡灰色的袍子，流云一般。

是燕前尘一直跟在他们身后，保护他们。

萧珉再无后顾之忧，放心地打马狂奔出城。



第二章 四面楚歌

月亮已经升上了天空，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

今天正是第三日，是王华溢在正午要被凌迟处死的日子，也是他要毒发身亡的日子。

小怜静静地坐在屋子里，脑海里不知道怎么想起王华溢带她放风筝的情形。

她一生遇到过很多男人，用尽各种手段来讨好她，想不到最后深深刻在脑海里的却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

她想起公主说过，王华溢在楚宫里曾有一次机会杀掉她，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却逃跑了。可是在酒楼里，王华溢为了救她，拼尽全力，如果他就此死了，岂不是再也无法为家族报仇？难道那一刻，他的脑海里竟然没有想那件事，还是他已经将自己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重要到报仇的事都可以抛开？

有些事，身在其中时，没有办法去深思。

事过境迁，仔细思量，才知道其中有多少深意。

只是，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死了，凌迟的人要活活受三日的刑，他若是能提前离去，也少受许多痛苦。

小怜站起身。她被萧珉软禁在此，为了防止她伤害自己或者逃走，室内所有的利器都已经被拿走。

她轻轻地笑了，一个人真的想死，又怎么会死不了？

王华溢已经上路，她若是此刻不去追他，只怕两个人错开，奈何桥上便没得重逢了。

她拉起锦床上的窗纱，将它们撕开连成长条，挂在房梁之上，双脚踏着木凳站了上去。

脖子挂在纱绳上，用力将木凳踢开，身子立刻吊在纱绳上。

※

※

※

忙碌了一个午后，燕前尘总算将王华溢的毒压制住。



萧珉立在旁边默默无语，燕前尘和无锋为了压制住王华溢身上的剧毒，运功替他逼毒，耗尽内力，此刻脸色都有些苍白。

燕前尘看着萧珉说道：“他体内的剧毒暂时被压制住，这几日不会发作，至于他中的是什么毒，如何解法，我自会安排，不管怎样，定可保他性命。”

萧珉一眼看到他认真和煦的眼眸，不知怎样又躲了开去。

她心中不是不感动，可是想到让他们救回王华溢，是以她重新听命于逍遥王为代价，心肠又冷硬起来。

她早已经命绿荷将王华溢周身擦洗干净，给他溃烂的伤口上药包扎好。

昏迷在床的王华溢终于看起来没有那么惨，干净的衣裳，褪去铁青色变得苍白的瘦削的脸，因着呼吸微微起伏的胸膛。

虽然孱弱，看起来却还有一丝生机。

她向着绿荷说道：“看起来差不多了，我们去找小怜过来照看他。”

绿荷乖巧地点点头，她不知道萧珉的真实来历，但是亲眼看见她安排好一切，又处处在帮助小姐，知道对她绝不能等闲视之。

两人相偕来到小怜的屋外。

室内灯火通明，萧珉突然看见窗纸上映出来一道吊着的身影，一掠而过。

她心头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一下子推开门，叫道：“小怜。”

却见小怜已经吊在从房梁上垂下的丝绳上，她心中着急，随后赶到的无锋飞掠上去将小怜抱了下来，放在床上。

萧珉面色如纸，着急地问道：“她，她还活着吗？”

绿荷早已经扑在小怜身上，伤心地哭叫着。

无锋伸手在小怜鼻端一探，面色凝重，单掌抚在小怜的咽喉处，运内力将咽喉处来回疏通，又狠拍了她后背几掌。

小怜哎呀一声，手指微微勾动，胸膛开始微微起伏。

无锋松了一口气，说道：“总算来得及时，小怜小姐没有大碍。”

萧珉站在她的面前，看着她娟秀的面容百感交集，她突然生气地叫道：“你若这么喜欢他，讨厌我，你不如找我来报仇，你想杀我机会多得很，何必自己寻死。”

小怜费力地喘过一口气，别过头去不看她，说道：“你是知道我宁可自己死，也绝不会伤你半分的。”

萧珉恨恨地一咬牙。

小怜仍旧不肯看她，倔犟地说道：“我若想死，你拦得了第一次，拦不住第二次。”



萧珉看她半晌，想告诉她已经将王华溢救了回来，却又不想服软说出来。

她原本已经错了，若知道她真会行此途，她应该在出发救人之前就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她终究碍着面子，暂时瞒着她。

因此，险些酿成大错，萧珉心中对自己生气，若是晚来一步，后果不堪想象。

但是她也生小怜的气，气她轻生，于是她不和小怜多说，向着绿荷说道：“绿荷，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绿荷点头，萧珉转身走出屋子，小怜别过头不去看她，眼睛里却盈满了泪。

绿荷轻轻拍着小怜的肩膀，说道：“小姐，玉儿小姐找人帮忙把王公子救出来了，两个内功很厉害的人把王公子的毒也暂时压制住了，还说要找人帮他解毒。”

小怜难以置信地看着绿荷，绿荷肯定地点点头。

小怜跟着绿荷来到王华溢的房间，一眼看到那个朝思暮想的男人。

她坐在王华溢的床边，看着他憔悴的面容，和上次见面时天壤之别，却又和初见之时，有几分相像，不由得心乱如麻。

她的手指轻轻地触动他的大手，轻声叫道：“王华溢。”

他还在昏迷中，没有回答，但是他的手却下意识地紧紧抓住小怜的手指，紧紧地握住。

小怜脸上泛出笑意，随即也同时泛起了泪水。

温润的眼泪一滴滴地落在王华溢的脸上，小怜也紧紧地回握着他的手。

※ ※ ※

室内只有小怜和萧珉两个人，她看见萧珉又扮成男装，眉宇之间增添了几分硬朗俊逸，如翩翩公子。

她想到等在室外的一大批人，惶然地叫道：“公主，你要去哪里？”

萧珉看着小怜白皙秀美的面容又清瘦了几分，眼睛下面有两道青痕，冷声说道：“反正他也是睡着不醒，你偶尔过去看一下就可以，何必衣不解带日以继夜地照看他。”

小怜垂下头，掩住脸颊上两朵绯红，轻声说道：“我在他身边，他是知道的。”

萧珉心中长长叹气，有点嫉妒小怜对王华溢的好，轻声嘱咐：“你要照顾好自己。”

小怜点点头，突然抬头问道：“公主你要去哪里？”



萧珉一怔，笑着说道：“当然是去我该去的地方。”
小怜不放心地问：“你不是打算隐居吗？”
萧珉掩饰住心头凄然，笑着说道：“那是和你开开玩笑。我是天命之女，天降大任，我去隐居，谁来救天下黎民于乱世水火？”
小怜不肯就此放过她，问道：“公主，你是不是为了救王华溢，答应了他们什么条件？”
萧珉果断地摇摇头，说道：“我有自己的使命，和救不救他没有关系。”
小怜不肯相信，她拉住萧珉的胳膊，一时千言万语却又不知该如何说。
萧珉轻轻擦去小怜的眼泪，说道：“我有两件东西要送给你。”
小怜抬起头，萧珉自脖子上解下一直贴身佩戴的金叶子项链，说道：“我代替你和天心白结义成姐妹，这个是信物，这些天忘记给你，今天就此分别，却是再也不能忘记。”
小怜含泪接过属于自己的那片金叶子，挂在脖子上。
萧珉又掏出一个玉瓶，递在她的手中，正色说道：“我走了，不过我的朋友会一直保护你，送你们去想去的地方隐居。青山绿水，天涯海角，只要你想去的地方，他们都会护送你到达。”
小怜感激地点点头。
萧珉继续说道：“但是你想要王华溢心甘情愿地和你一起隐居，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身负血海深仇，即使心中再喜欢你，只要他活着，也无法放下仇恨和你离开。”
小怜眼中一痛。
萧珉将玉瓶塞在她的手中，说道：“瓶里是忘情丹，人只要吃了就可以忘记以前的种种，你小心收好。”
小怜惶惑地向后退了一步，手一松险些将玉瓶掉在地上。萧珉双手紧紧握住她的手，帮她镇定下来。

※ ※ ※

夕阳如血，壮丽绚烂的火烧云点燃了这个天际。
漫无边际的大草原，及膝高的野草随风摇动，草尖上都折射出红艳艳的颜色。
两匹迅疾如风的神骏一前一后从草原上疾驰而过，骑马者矫健的身影和这骏马、草原、落日形成一幅壮丽的画面。
马上的人正是隐居不成又要回到楚国的萧珉和她的护卫无锋。



萧珉端坐在马背上，看着满眼欣欣向荣的野草，面上挂着英姿飒爽的笑容。

无锋看着她的笑容，心中一动，他似乎很久没有看到萧珉这样发自真心的笑，不禁问道：“公主，你用自己的自由换回王华溢，到底值不值得？”

萧珉一扬马鞭，笑着反问：“这种事，要怎么衡量值得不值得？”

无锋能够继续跟在萧珉身边，心情兴奋，想多和她说两句话，又问道：“公主，你现在不能隐居，又要回到楚国，为什么心情看起来还很好呢？”

萧珉飞了无锋一眼，不明白这个向来惜言如金的人怎么突然唠叨起来。但是无锋难得如此，她一抬头，豪气地说道：“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也罢，既然老天不让我平平淡淡地生活，我就回来，与天斗都不怕，与人斗又有何妨？”

无锋看着她夕阳下炫目亮丽的笑容，震撼得移不开眼睛，想了想却继续问道：“公主，你说小怜小姐会给王华溢吃忘情丹吗？”

萧珉微微一怔，说道：“我不是她，我不知道。”

无锋得寸进尺地问道：“那如果你是小怜小姐，你会给王华溢吃忘情丹吗？”

萧珉一看无锋，不耐烦起来，猛地一抽马鞭，坐下的烈马突然加快了速度，远远地萧珉清脆如银铃的声音被风吹过来，“无锋，你今天怎么那么多话，想聊天的话，你先追到我再说吧。”

无锋一怔，被那银铃般的笑声吸引着，也快马加鞭追了上去。

※ ※ ※

烈日高悬炙烤着大地，干热的夏日，一丝风儿也没有，只有官道上来往的行人马匹扬起阵阵灰尘。

萧珉和无锋坐在官道边树荫下的茶摊上，卖茶的老汉掀开青花大碗上的盖碗，里面露出几颗冰糖红枣和几片绿油油的茶叶。

老汉从灶火上提起嘟嘟冒气的尖嘴茶壶，将滚开的水往茶碗里一沏，碗里的茶料立时随着开水翻滚起来，茶碗上雾气蒸腾，茶碗里红红绿绿煞是好看。

萧珉赶了半日的路，早已经口干舌燥，闻着淡淡的茶香，还没有喝到嘴里，已经禁不住赞道：“好茶，闻着都有一股甜香。”

老汉听萧珉夸奖，面上有光，回答道：“这位客官是没有喝过我老汉以前卖的茶，那才叫好喝，这兵荒马乱的，做买卖不易，好多料凑不齐，一旦有的买了，又是很远的地方运过来，既不新鲜又贵死人，不如不放了。要不然这茶更好喝，以前我这茶里至少还要放甘菊花、枸杞子和桂圆。”

萧珉也跟着叹了口气，关心地问道：“这兵荒马乱的，老人家还摆茶摊，不怕